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小明身上带电的消息,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庄。队长的儿子,甚至想在小明的衣服上挂个电灯泡,看他身上的电,能不能点亮灯泡……

静电,是静悄悄的电

城里来的小明,最让我们羡慕的,不是他的自来水笔,也不是他的新解放牌球鞋,而是他身上带的电。

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。我们对电的认知,完全来自十几公里外的集镇电影院,电影院的大门口,高高挂着一个大灯泡,它比正月十五的月亮还要亮,能清清楚楚地照见二黑子脸上的黑。我们没钱买票看电影,就挤在电影院的墙根听电影。二黑子坚信我可怜的想象力,就是那时候靠耳朵听出来的。

小明却让我们看见了电。小明是二黑子家的亲戚,他的父亲大约是出什么事了,就把他临时送到了乡下。难怪他叫小明,他比二黑子白,比我白,比我们村的任何一个女娃都白。那么白,他就只配叫小明。后来,我们的课本里,也经常会出现小明。我一直不明白,小明怎么会进了我们课本,也许是他身上的电吧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根本不敢相信,一个人身上会带着电。那天晚上,我到二黑子家搗腿(江淮方言,借宿),我们三个人挤一张床。二黑子妈催我们快点睡觉,就不由分说地把煤油灯给吹灭了。房间里一下子黑了下来,黑得连那么白的小明都看不见了。我们坐在床上摸黑脱衣服。我和二黑子穿得差不多,外面一件油腻腻的大棉袄,里面套一件破旧的小棉袄,三下五除二,就脱了个精光。小明是一件件脱的,脱了外套,脱里面的毛衣。奇迹就在这一刻出现了,他往上脱毛衣时,毛衣忽然电光四射,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。

我和二黑子都瞪大了眼睛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他的衣服,怎么会发出那么多的光,像夏天雷雨时,天边游走的闪电。我问小明,你的衣服为什么会发光?小明说,是静电。我又问,什么是静电?小明说他也不知道。二黑子说,静电嘛,就是静悄悄的电呗。

我才不信二黑子的鬼话。镇上电影院的电,也是静悄悄的啊,怎么没听说叫静电?那一晚,我第一次失眠了,在无边的黑暗中,怎么也睡不着。我的眼前,老是闪出那些小火花,它们把乡村黑漆漆的夜晚,撕扯成了一块块闪亮的小碎片。

第二天,小明告诉我们,不是他带电,是他身上的衣服,带着静电,在黑暗中脱衣服时,静电就会发光,发出细微的炸裂声。我和二黑子也穿着衣服啊,为什么我们的衣服不带静电呢?难道连静电也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的娃吗?

小明身上带电的消息,很快传遍了整个村庄。队长的儿子,甚至想在小明的衣服上挂个电灯泡,看他身上的电,能不能点亮灯泡。小红是女娃的头,她大大方方地向小明伸出一只手。我第一次看见小明竟然扭扭捏捏了。最后,在我们的起哄声中,小明才从衣服兜里,伸出了他的一只手。当小明的手和小红的手,快要触碰到一起的时候,小红的手,却突然打了个激灵,飞快地缩了回去。多年以后,回到村庄的小红聊起那段往事,说没想到那个城里来的男孩身上真的带电,“那次,我真的被电到了。”小红的话,引得晒墙根的一群中老年妇女们哈哈大笑。

我知道那是静电。

我和二黑子也先后离开乡村,来城里谋生。我们走的路却不一样,他是把庄稼地留给了父母,自己来城里打工,我是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城里工作。我们都在城里买了房子,都在努力还贷款,唯一的不同是,二黑子是为他儿子买的房子,他自己则打算老了之后,还回乡村养老过日子的。

我和二黑子在城里碰面的机会并不多,除非他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,他才会跑来找我,帮帮他的忙。有些事,我也帮不上忙。我们就找小明。小明已是明总,我们觉得很难的事情,在他那儿,也许只是小事一桩。

有一次,我陪二黑子去明总的公司,到了明总办公室门口,二黑子用手去推镶着金边的门把手时,忽然像触了电一样,弹了回来。我忙问他,怎么了?二黑子讪笑笑,难为情地说,我身上静电太多了,刚被电着了。

我看看他身上穿的不知哪弄来的旧工作服,敞开的衣领里,能看见里面线口已散边的旧毛衣。我本来想跟他说,这些腈纶衣服,今后少穿一点吧。话到嘴边,又咽了回去。我想起了若干年前的那个夜晚,小明身上的静电在漆黑的夜晚游走,曾经多么耀眼。

那些看不见的,静悄悄的电啊。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灯下漫笔

■含羞草

镜湖散记

在凄凄切切闹哄哄的氛围中依依相送,从此,父亲别了人间。

昨天第一天上班,桌上的报表堆叠如山,心里闷闷的,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因是月底,今天一早出门,到绍兴物业检查品质。

萧山气温陡升至三十五度,车过镜湖,八百里加急的杏花微雨扑面,同事通灵解语花般细腻,却将我遗落在曲折长堤。

别过成片的郁金香田、如云朵的樱花林,独行于人迹稀少的小径、通幽的长廊、孤单高耸的浮桥,择一临湖的大石头入座,后有柳树,左边是垂丝海棠。

碧绿的水,迭出层层涟漪,水中除了各种倒影,水面上还有许多树叶和花瓣,这些零落的生灵,因一阵偶然的风的降临,而改变了化作春泥的归宿,是命?非命?随缘随份唯难随心。

有白鹭在水面上掠过,在湖心的高出水面三尺的竹竿上停歇,又漫不经心起飞,这自由轻盈的身影,是诱人的饵,把我的目光和心一股脑儿钓了去。

有老翁撑着小木舟靠近竹竿子,把竿子上蓝色的旗子换成红色,又将换下的旗子扔进船舱,稍一动作,灵活的舟子摇晃得厉害。

小舟令我心旌摇荡,我是很早就学会了划船的,一支竹篙,一片木桨,可以从河的这一边划到河的另一边,因为河面无桥,方便两岸的熟人渡河,那时候不懂“渡”的含义,不懂此岸彼岸,错把流光认作是入定的老僧。

水汽氤氲,裹着丝丝清凉,我欠了欠身,背倚大树,到底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,不是一夜饱睡便抵消得了的。

轰鸣声由远及近,怒浪拍打着我身下的石头,拍打着堤岸,有飞溅的水珠落在身上。睁开迷蒙的眼睛,大概是睡着了吧,真的,我不清楚自己睡没睡着,但清楚看见摩托艇已飞驰得远了,剖开的水面愈合如初,只有我散入水中的半幅裙裾,成了曾有快艇来过唯一的见证。恰似人间行迹。

湘湖诗会

■风微澜

行道树

街道在黎明的脉络里呼吸
我数着自己的影子
像翻动一本未写完的诗集

孩童的滑板车碾过阳光的碎金
母亲的喊声追着云朵奔跑
穿着白衬衫的青年手捧鲜花
站在擦得锃亮的车旁
对镜梳理着表情

河岸把春天折成纸船
桃枝蘸着胭脂给天空写信
风掀起衣角　有人把叹息
叠进樱花漩涡深处
你看那些未干的露水
正在草叶上搬运虹的碎片

当脚步与年轮同频
所有重量都开始漂浮
我看见自己的影子
在行道树的年轮里
长成另一株春天

候鸟掠过,城市在枝头摇晃
我的口袋,永远揣着未拆封的黎明
像蒲公英举着整个世界的地址
等某阵风经过时
把所有未说出口的远方,轻轻放下

乙巳恭王府海棠雅集有怀

■朱超范

其一
又见京华放海棠,尽裁春色入文章。
真多名士称高雅,未少佳人压众芳。
会使周游诗思久,当堪修禊酒杯长。
清明总惹乡愁醉,孰付风流续宋唐。

其二
去年曾恋海棠花,渔浦当时翰墨斜。
兴逸自怜玄度客,醉归谁问季真家。
春风勒住虽难状,暮雨催施且倍嘉。
何以夜阑难掩户,因生明月照天涯。

其三
故国神游海带江,春风又使客愁降。
海棠藏艳色难匿,唐棣争晖气乃庞。
陶醉乾坤新样式,悠闲岁月旧时腔。
诗心欲得随花发,怀古无妨倒玉缸。

其四
玉葩欣赏问蓬莱,因是仙山倚雾栽。
西府曾经馨昼夜,东风也与影徘徊。
未消光彩生诗律,却约芳菲照茗杯。
谁叹春随驹隙逝,繁花零落海棠开。

谒楼英墓

■傅志刚

千年古镇楼家塔,尚坞山阳国医眠。
妙手回春皇帝乐,悬壶济世众生痊。
著书纲目传天下,细十仙音响野田。
青史垂名恩泽远,情怀桑梓福荫绵。

风景独好

■陈涌涛

始建于二千三百年前,世界水利史上年代最久远、唯一留存于世,至今仍在发挥着保护成都平原水大不淹、水小不干巨大作用的水利工程,这已足够让人心生敬畏。我甚至在想,如果没有李冰,成都会有后来的富庶以至于被称为天府?会成为天府之国后,蜀地一直繁荣到今天?

拜水都江堰

去都江堰之前,我对它的了解很少,只知道那是一个古代的水利工程,与青城山一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,很了不起的。

想象中的都江堰,以为总得有点水电大坝的气势,巨石迭垒,潜龙锁江,才称得上伟大。事实上这样的揣度为难古人了。始建于二千三百年前,世界水利史上年代最久远、唯一留存于世,至今仍在发挥着保护成都平原水大不淹、水小不干巨大作用的水利工程,这已足够让人心生敬畏。

选址都江堰作为水利枢纽,是古人的大智慧。以都江堰为原点,上面是与青藏高原为邻的横断山脉,国宝的栖息地和香火绵延一千八百多年的道教名山,下为一马平川的巴蜀平原,地势陡然,落差巨大,这一高一低,恰似一截架在大地上的超级阶梯,一道天然屏障。

东来的暖流迎面碰撞阶梯,回流生成雨带,丰沛的降雨致平原终年气候温润,两侧呈现不同的生命形态——北边植被丰茂,古木参天,遮天蔽日;东南沃野千里,人民千秋万代以农为本。

岷江自松潘高原千里岷山滚滚而来,进入险峻的高山深谷地带,一路经茂县、汶川后,江水猛烈下切,直抵都江堰,继而穿过成都平原,流向巴蜀大地。

雨季到来时,奔腾的岷江水势汹涌,冲破峡谷的束缚之后,在这“超级阶梯”处,一如脱缰野马,狂泻而下,肆虐泛滥,给下游百姓带来无穷的灾荒。可谓丰也岷江,歉也岷江。

公元前316年,巴蜀相争,给了秦一个机会,趁势灭蜀。秦昭王时期,李冰被委任为蜀郡守,开始修建都江堰,为一统天下而作军备。

谁也不会料到,这一任命,举足轻重。上天将一位旷世能人,安放到一个决定秦国兴衰,影响蜀地未来的重要位置上。

都江堰工程由鱼嘴分水堤、飞沙堰溢洪道、宝瓶口引水三大主体工程构成。清澈如醴的岷江水奔腾至此,被收放自如的“鱼嘴”切分为内外江,不仅巧妙地避开洪峰和泥沙,更像一头被驯服的野兽,乖听指令,惠泽整个西南大地。

铮铮都江堰,一处闪光的地理,一个精准的坐标。站在伏龙观廊前,隔着内江,面对近在咫尺的玉垒山,轰鸣如雷的江水在我脚下咆哮着穿过离堆、宝瓶口,冲向下游,水汽弥漫起来,脸上顿时布满来自高原雪山的沁凉。江水冲出宝瓶口后,形成自流灌溉渠系,节节漫湮,濡养成都平原千万亩良田。

这一切,理当归功于李冰。他以大智大巧,制服了岷江——这匹桀骜不驯的“野马”,留下一座让巴蜀平原“水旱从人,不知饥馑”的堰坝,成就了富庶丰饶的成都。

因为都江堰,人们感恩于李冰,因为李冰,我们千里迢迢来成都拜谒。两千多年来,人们用各种声音、姿势和行为,说着唱着颂扬着他,尊他为大国工匠、千秋川主,民间流传着他神一般的故事,伏龙观内设有李冰父子雕像,玉垒山有纪念李冰父子的二王庙。

我甚至在想,如果没有李冰,成都会有后来的富庶以至于被称为天府?会成为天府之国后,蜀地一直繁荣到今天?

参观都江堰,不只是来观景。即便来观景,也不妨走进史海,拾遗钩沉。只要心中有史,站在伏龙观登高望江,走上晃荡的索桥,跨过湍流的飞沙堰,站在鱼嘴看岷江分流,无论从哪个角度,都是一派浩荡的风景,都会为人类驯服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喝彩。都江堰之所以伟大,它不仅灌溉了成都平原,从大义上说,也“灌溉”了中华民族。

都江堰市,以前叫灌县。用一个工程替代原有的行政首府名称,看中的是它的影响力。但灌县的历史,却又无法全由都江堰来铺陈,因此,与都江堰近在咫尺的古城,还得叫“灌县”。

从玉垒山景区大门进去,走过城隍庙,向西穿出城门,过玉垒关,默默走上古道,想象声声马铃伴着商贾日夜的行脚以及铃声断处的羌笛残阳,有一种不便张扬的情调。所有的茶马古道似乎只为今人用来聆听和遐想,才有意义了。

来都江堰看的是“都江堰”,相伴千年的古城已然冷落,成了陪衬。

与古城南街相连有一座宏伟的廊式桥梁——南桥,那场地震,重创了古城,南桥也毁损严重,现已重修。游览都江堰不用很多时间,如意犹未尽,南桥去坐坐,据说夜景很好看。

朝花夕拾

■金萍萍

醉绍兴

一步一摇处,春风得意在江南。千年文脉里酿了一壶好酒,酒香四溢,吹醒了越国崛起之城。鸟鸣声声醉,醉里挑灯看剑,剑芒藏了卧薪尝胆的坚毅。竹影重叠,水墨退出风骨,底色染上绿赤橙。一句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师爷豪言里,是羽扇纶巾之风吹拂。请君持酒听,听留白里的流动,听桃樱花影的触动,听酒壶旋转了数轮才亲吻上这醇香大地。

前方春风呢喃,泄露了一座城的微醺。黄酒奶茶入口,未尝先醉。扑面而来的是“清风第一廊”,是“悦来酒家”,是黄酒咖啡、酒酿馒头,是一口姜母茶一口如意糕,嘴里还不停蹦着“悦来快来”。那坛“女儿红”就埋在乌衣巷口那个白衣少年的清袖里,待春来酒来,褚色褪,女儿红,少年归。

王阳明说要知行合一,于是我便来了。我知道不得已的少小离家,长大后定会遍寻家的方向。我知道沈园最痛的“错错错”,是提醒世人不要再重蹈覆辙。我知道三味书屋蔓延着自由的野草,它短暂的一生写不完一篇散文诗。我知道王羲之的扇上赠字,扇起的是不灭的滚烫的水墨之风。我知道高亢激越与婉转悠扬能在戏台上碰撞出千古绝唱,余音袅袅不绝。

乌篷船还在摇啊摇,摇醒的不只一湖春水。欸乃一声江南绿,鱼米入怀梦香甜。水乡的黄酒灵动醇厚,刚柔并济,入心入情,一口便沉落一城。似岁月在不紧不慢酒酿,似我们在不疾不徐醉品。

时光斑驳了粉墙黛瓦,款款而立太久,廊尽花残里曲音渐次消散,街头巷尾里糯软吴语徐徐聚回。那明黄色的灯笼还在摇曳,那曲水流觞处还有旧愁新梦。

我想送出一轮明月,望见月如诗,愿酒香不散。若不识春风面,也懂了真江南。

闲坐烹茗

■陈雄

枕着溪声入眠时忽然懂得,杭州的春天不是来得早,而是懂得在夜色里,把郁金香点燃成灯,将茶香酿成引路的酒,教每个寻春人,都成为提着光影赶路的传灯者。

杭州的春在逗号处等待

杭州太子湾的樱花和郁金香展览由来已久,好像已是西湖的名片,都是早春时节的热门景致。当下郁金香展正火热进行,白天的人流满满盈盈肯定是不用说了,阳光明媚的春天,又是周末。所以我们选择了在晚上去太子湾一探郁金香的究竟。

在三台山路旁边还映照落日余晖的湖边,在黄蔑楼的回廊上一边看夕阳一边吃饭,还真有世事皆可置之度外的清闲。穿过马路,便是太子湾的西门。

虎跑路上依然是一条车流的红色,依然是川流不息的人流,虽然是初春,但很多人已是夏天的装扮,一身短打,看着是特别的青春。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,厚的薄的都有,毕竟是二月天,乍暖还寒,乱穿衣那是非常正常。

走进太子湾的西门,人头便渐次地多了起来,逐渐地就看到前方是晃动的灯火,很大的一片,走近了便看到大家都在用手机做闪光灯拍照,而且几乎是一色的美少女。是的,不是少男少女,谁会来这有点暗有点冷的春夜赏花呢?

我看到有两个女孩子,摄影的一个手中拿着五只手机,对,是五只,拿在手中握成扇状,灯齐刷刷地开着,在给另外一个同伴拍照。我们便好奇地去询问,她们哈哈一笑便是回答,而笑意竟比花儿更灿烂。她们又热情地说也帮我们拍,然后便不断调整那一排闪光灯的角度,拍了许多,照片还真的不同凡响。这样的拍摄方法,还真给我这个自诩的摄影家好好地上了一课,也开了眼界,这不就是把普通的点光源变成了有层次的面光了吗?

夜探太子湾在我还是第一次,原来我曾经起了大早来看过樱花。早上的樱花和晚上的郁金香那是两种不同的状态,早上的樱花是沉静的腼腆的优雅的,而晚上的郁金香是浓烈的多彩的奔放的。如果说早上的樱花是书香人家的宁静少女,素雅又似乎带着一种忧郁。那晚上的郁金香便是酒吧里的摩登女郎,豪爽又带着一种侠气。

带着这种侠气,我们便准备回住宿的酒店,那是在龙井路上茅家埠一号的花筑,听这名字,这民宿便有几分诗情画意,酒店有一个小院,虽小,但也算是绿植满园充满生机。酒店是几栋很接地气的二层小房子,不奢华但有一种回家的亲切。从太子湾到酒店有四十多分钟的行走路程,打车几乎是很难的,于是我们便毫不犹豫地开始在西湖的山水里跋涉。西湖龙井的头一茬好茶便要起来了,行在其间有一种茶香会情不自禁地来亲吻你的脸颊,涌入你的口中,一种心旷神怡便油然而生。

到店了,在前台和温婉的服务员打过招呼,刚进入房间,服务生便敲门送来了一茶盘干果和点心,瞬间,一股暖意便驱散了这山谷中初春犹存的寒意。

杭州的春天是不是来得特别的早?枕着溪声入眠时忽然懂得,杭州的春天不是来得早,而是懂得在夜色里,把郁金香点燃成灯,将茶香酿成引路的酒,教每个寻春人,都成为提着光影赶路的传灯者。

这场在西湖的诗意夜探又仿佛像一首隽永的散文诗,太子湾是惊叹号,龙井山径是绵长的破折号,花筑民宿则是温柔的句点。而杭州的春天,永远在逗号处等待。